



张振江 绘 张晓光 词

人民美術出版社

萨满神话图说

萨满神话图说

胡絜青题 

张振江 绘 张晓光 词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萨满神话图说 / 张振江绘, 张晓光词.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102-04224-4

I. 萨… II. ①张…②张… III. ①满族—神话—作品集—中国②木刻: 版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77.5 J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1665 号

萨满神话图说

出版者: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100735)

网 址: www.renmei.com.cn

责任编辑: 刘普生

责任印制: 赵 丹

制版印刷: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版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16 印张: 3.5

印数: 2200

ISBN 978-7-102-04224-4

定价: 66.00 元



张振江、张晓光父子近照

出版说明

本书中的版画作品为我国东北著名画家张振江先生历二十余载，在长期忍受疾病折磨中绘制、刻印而就。其长子青年学者张晓光先生为改革开放后国内最早从事萨满文化调研的学者之一，在此项科研领域有独到的建树，特为本书按萨满祭词风格史诗化撰文。

2004年，张振江先生已将全套木刻版捐赠北京“老舍纪念馆”收藏。

本书读者对象为广大美术工作者，从事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研究的人士，以及广大满族同胞。

目 录

序 (一)	胡 翊青(1)
序 (二)	杨 堃(3)
博额德音姆 (萨满始母)	(6)
阿布卡赫赫 (宇宙之母)	(8)
巴娜吉额姆 (地母)	(10)
卧勒多赫赫 (天母)	(12)
敖钦 (万恶之母)	(14)
奇莫尼妈妈 (雪山神母)	(16)
佛朵妈妈 (祈福送子女神)	(18)
托亚拉哈 (火神)	(20)
西伦妈妈 (温泉女神)	(22)
德登格格 (疾风信女)	(24)
福特锦格格 (擎地力女)	(26)
代敏格格 (鹰神)	(28)
尚延木克嘎什哈 (白水鸟神)	(30)
霍洛浑与霍洛昆 (歌舞姐妹神)	(32)
突姆妈妈 (秋千女神)	(34)
奥朵西 (牧神少女)	(36)
乌布西奔妈妈 (始母酋长)	(38)
奥都妈妈 (战神)	(40)
多龙格格 (伏雕女神)	(42)
抓罗格格 (鹿神)	(44)
后记 (一) 萨满神话型艺术创作悟感	张振江(46)
后记 (二) 书记萨满的神龛	张晓光(48)

序(一)

胡絮青

张晓光把他父亲张振江的一套萨满神话版画带给我，要我作序，我很乐意。

在三桩事上，我感到高兴。

头一桩，这是一组木刻，而且是黑白的，我为此而高兴。见到黑白木刻，我就想到鲁迅先生，想到中国木刻那光荣战斗的历程。鲁迅先生不光是大文豪，他还是中国木刻的祖师爷。不是说他自己刻，是说他倡导、组织。差不多六十年前，他为在中国发展木刻而大声疾呼过。当时他推荐的外国木刻就都是黑白的，刀法简练刚劲，反差很大，在奔放中见豪爽，在粗犷中见力量，很像中国的泼墨写意，却比它多着许多人生痛苦和反抗的表现。鲁迅先生的木刻门徒们，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曾大显身手，为木刻带来了极大的荣誉。木刻的普及和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几乎所有大小报刊的插图和装饰都由木刻来完成。这种盛况，久久地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以至当我见到这套木刻时，心中便立刻有一种久违的亲切和重逢的喜悦。

我喜欢《佛朵妈妈》，以为是一幅杰作。女神的头侧影同时又是一棵大柳树，亦人亦柳，亦发亦枝，构思极为巧妙，刀路也清晰。

《巴娜吉额姆（地母）》也好，我喜欢它非凡的气势。

我以为，它们是中国木刻光荣传统的一种延续，我为此而高兴！

第二桩，这是一组神话故事，使我想起了另外一种光荣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许多新文学健将们对民间文学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们到处搜集民歌、民谣、民间故事，包括神话故事在内。此举风行一时，造成了一股宏大的气势。胡适、周作人、顾颉刚、孙伏园、郑振铎、茅盾、容庚等先生都是其中的活跃者。当时，他们有一个主导思想，那就是文学的来源于民间，文学的源泉在人民之中。这个主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它给了民间神话故事以崇高的地位，而绝不可视为“小儿科”，似乎只是孩子们的读物。我很钦佩这种见解，所以我见到这组神话故事，便同样钦佩它的搜集者、记录者、整理者，更钦服作家和画家能把它们画出来，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去借鉴，去思考。

第三桩，这是一组满族的神话，我是满族人，当然为此而高兴。何况其中许多故事，我是第一次见到，感到神奇、新鲜、有趣，也很希望各民族与我们一同来欣赏。

所以，当我写这序时，心中充满了兴奋。

1990年12月9日于北京

序(二)

杨 肇

青年学者张晓光将其父张振江同志创作的一套《萨满神话图说》版画及晓光君撰写的神话文稿交给我，嘱我作序，我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东北亚诸民族的神话第一次让艺术家给形象化。

把古代神话赋予形象，在西方已有很长的历史。20世纪20年代我在法国留学时，就曾目睹许多被形象化了的欧洲神话，其中包括绘画、雕塑等。这有些是出自上古无名工匠的劳动，有的则出自文艺复兴时期和近、现代艺术大师们非凡的创造。且不乏珍品，因而为卢浮宫等艺术殿堂所收藏。

萨满教(Shamanism)，是发端于东北亚，尤以阿尔泰——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的原始信仰最为代表、以氏族部落为本位的宗教（见张晓光：《萨满文化研究的迷茫与觉悟》）。该宗教所相关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以氏族部落为本位的，且区别于其它的氏族部落。由于这种宗教现象产生于人类社会的童年而至今仍表现，所以被称为“古代文化的活化石”为社会科学界的许多学科所青睐。

我国古代典籍中曾对这种宗教现象有许多记载，但直至12世纪中叶南宋学者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时，才第一次明确出现，该书卷三云：“珊蛮（即萨满）者，女真语巫姬也。

以其能变通如神，粘罕以下皆莫能及。”

东北亚诸民族的原始信仰一直为国外学者相当关注，1980年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曾言：“萨满一词来源于通古斯——满语，典型的萨满教见于东北亚诸民族中。”约在17世纪末叶，萨满一词始经俄国传入西方，旋即成为世界性的科研课题，欧美各国的学者曾就此先后出版了大量的著作。

然而，我国真正的萨满文化研究却是从近十余年来才开始的。晓光君从十几岁起就曾参加过许多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现将其与同道们多年的成果交其父张振江同志赋予形象地展现出来，这不仅是艺术界，同时也是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原始宗教学等诸多社会科学学科的一大幸事！

1990年12月11日于北京



萨满神话图说

图 版

博额德音姆（萨满始母）

天上彩霞闪闪发光的时候，萨哈连乌拉^①水跳着浪花的时候，也不知是哪辈奶奶当家的年景，从江水的最下游向西走来了九叉神鹿一头。

欢跃的神鹿上面，端坐着博额德音姆大萨满，谁也不知她几百岁了却青春焕发，虽有一头银丝仍满面红颜。

是天神给她的奇寿，是百鸟给她的歌喉，是鹰神给她的神技，她的水性和坐骑则是来自鱼神和百兽。

她百技能把一切邪恶除去，人间百病皆能医治，谁若有了百事相求她皆可通神，谁若有了百难她皆可预先卜知。

她用九块鳊鱼骨制成卡拉器^②，奏响起来就是传谕着神的旨意，她博爱众生的情意极深，犹如东方的太阳在普照大地。

若她能降临哪家的神坛，若她能附体于哪个萨满，这萨满不管多笨都可载歌载舞，而且通宵达旦可彻夜不眠。

用木石击打的音乐和着她的歌声如鸟啼般倾诉，竟能陶醉了一大群猪，它们挤身一起搭起了黑地毯般的舞台，萨满便可在这上面随意轻歌曼舞。

谁家的先祖曾生活在哪里，谁家的人畜流落到何地，甚至谁家的祖坟每座坟墓里埋的是谁，只要她一附体就顿解其迷。

是她通过一代又一代的萨满，才把世事向后人永远心授口传：这世界最早是什么样，是因为什么才会有沧桑之变。

也是她讲的最先有了那些神，什么时候才有了人，人间什么时候有了邪恶，但慈善终是人类的生存之本。

注：① 萨哈连乌拉满语意为黑色的江河，现译为黑龙江。

② 卡拉器为满族萨满祭祀时打节奏用的神板。



博额德音姆（萨满始母）39.5厘米×34.5厘米

阿布卡赫赫（宇宙之母）

宇宙最古最古时是个小水泡，谁也不知它到底多大和多小，也不知过了多少万万年，这水泡就成了孕育阿布卡赫赫的胎胞。

她就慢慢与这水泡同生长，她当时的体魄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她在这水泡中无处不存在，据说如七彩神火在里面翻腾荡漾。

慢慢的浊雾下沉而清光上升，天和地也就有了最早的雏形，但是赫赫很吃力又很孤独，因为只有她一个在顶天立地去支撑。

这时巴娜吉额姆从她的下身裂生，替她分管大地并造出这上上下下的万物生灵，不久卧勒多赫赫又从她上身分出，主管的是星空和光明。

三姐妹同身同根并同孕同现，同生同存且同在同显，天宇间的万物都是她们所孕育，她们永生永育才有这宇宙大千。

百虫是她们最早造出的生灵，百鸟则随后而降生，百兽也不久就大批被造出，人是在最后才成了形。

但随着这世间出现了众生灵，万恶与百害及天灾和地祸也亦兴，人兽与鸟虫间争杀不绝，这成了三姐妹最大的心病。

三姐妹率众神灵与万恶之根敖钦酷战，也不知打了多少万万年，这恶魔由女变男的功力十分强大，神母们多次败得也很惨。

英勇的神母们操得了最后的胜券，恶魔终被击败落入万丈深渊，神母们仍不放心，又给其压上了一座座重重大山。

又不知过了多少个沧海与桑田，谁也不知什么原因和时间，阿布卡赫赫就变成了雄性的阿布卡恩都里，并且不再掌管整个宇宙而只管天。



阿布卡赫赫（宇宙之母）30厘米×35.5厘米

巴娜吉额姆（地母）

最古时宇宙如摇乱的软皮鸡蛋还没分清楚，这时就诞生了巴娜吉额姆，因她性懒喜睡就慢慢沉到下面，也就司掌了大地的生灵万物。那时的世界寂静得让人心烦，神母们决定造些生灵在世间，以使世界充满生机，也让精神更加多彩绚烂。

可是我们这位神母实在太懒，因为造虫鸟兽时天黑暗，所以不仅体态不一且多没慈善，并多昼伏夜出和相食相残。

另两姐妹用自身的血肉造了一群女人，她们都有最慈善的心，她们的身体也最洁净，可她们吵闹不休却让姐妹神们烦闷。向来喜静的巴娜吉额姆心最不顺，信手找些骨头和腋毛和泥就捏出了人的身，又从黑熊要来一个索索^①给按上，从此男人就有了熊一样的根。

因为是这些东西造就了男人的身体，所以他才强壮和多毛总是脏得无比，而且心狠手也毒，但能否改变却同她身边的女人有密切关系。

“索索”的出现是由于她的随意，从此就有了雄雌相守永不分离，生灵们有了小范围的相对稳定，但也出现了相互争夺得斑斑血迹。

这位神母虽懒却阵阵不缺地与恶魔相战，多次都是她化解了危险，但恶魔被彻底击败后，她立刻就去安眠。

巴娜吉额姆的酣睡是诸生灵的福气，身上的积泥要另两姐妹用雨雪替她冲洗，众生灵在她身上生息甚至打洞，她都毫不在意。

但千万不要过分地伤了她的肌肤，否则她恼怒了只要一打喷嚏，就不但会有洪水或雪灾，而且会有山崩和地动使万物休矣！

注：① 索索在女真土语和满语中皆指雄性外生殖器。



巴娜吉额姆（地母）34厘米×49.5厘米